

一溜田埂崩土可载得六苑黄瓜秧子
两个女人就为了这点崩土拼死滚架
最后竟打出了惊天动地的人命大案

崩土

郭松元 著

郭松元 著

崩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崩土/郭松元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09. 4

ISBN 978-7-5321-3454-0

I. 崩… II. 郭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20167 号

责任编辑: 丁元昌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崩 土

郭松元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2 字数 362,000

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454-0/I · 2629 定价: 33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9671164

目录

- 一 雪地来客 / 1
- 二 洞庭深处 / 9
- 三 桃园埋魂 / 15
- 四 时空隧道 / 22
- 五 水田滚架 / 30
- 六 喊门不开 / 39
- 七 自己酿祸 / 48
- 八 荒野空坟 / 56
- 九 泼桶清尿 / 64
- 十 女人气短 / 71
- 十一 洗澡出门 / 83
- 十二 书呆演戏 / 89
- 十三 清者自清 / 96
- 十四 哑巴开口 / 106
- 十五 跳潭赔命 / 114
- 十六 两头奔命 / 122
- 十七 犁田风情 / 129
- 十八 山袋子里 / 139
- 一九 校里校外 / 148
- 二十 腰缠万贯 / 156
- 二一 败给懦夫 / 163
- 二二 气堵胸膛 / 173
- 二三 叔侄村官 / 179
- 二四 缘分已尽 / 189

二五	认得娘了 /	198
二六	娘家效应 /	205
二七	夜半逼债 /	215
二八	人面何去 /	227
二九	两个男人 /	234
三十	明账暗算 /	247
三一	祸上生祸 /	259
三二	危难之下 /	272
三三	丢把梳子 /	282
三四	老姜辣人 /	293
三五	晓得哭了 /	305
三六	老虎咬天 /	317
三七	寻到衣服 /	330
三八	天包饺子 /	339
三九	浪漫死法 /	352
四十	命不相同 /	364
四一	野鸡家鸡 /	375
四二	急火熬心 /	382
四三	冰凉个人 /	391
四四	一路走好 /	404
四五	了犹未了 /	416

后记

一 雪地来客

这里的人和事，是公历二〇〇〇年冬天，一位不速之客在三个便衣警察的追捕下，来到我位于西洞庭湖边的农庄而引发的。

那一天是十二月二十六日，还有五天，就是人类又一个新世纪的开端；从中国的古历上说，是十一月二十三，正是隆冬时节。这年冬天天气奇寒，雪也比以往来得早，来得猛。鹅毛大雪已经下了六天六夜，棉花似的厚雪，把整个西洞庭平原铺盖得严严实实，平平展展。路上早已断了行人，连平素里骑着摩托，开着“狗头”（手扶拖拉机），穿梭往来收购黄鳝、甲鱼、棉花、苎麻的贩子们，也都没了踪影。无边无际的旷野，竟是那样宁静、空寂。

我的农庄里，所有黄鳝池子早已被雪填至池埂，十几亩橘树也都被压成驼背翁；桃园里玉树琼枝，纵横错落。这天上午，我们全家的老少男子汉们有说有唱地在橘园里打雪——这是近些日子的例行公事，天天上午在扫完了庄园内主要道路的积雪之后，就要到橘园里去打雪的，不然橘枝就会被积雪劈开。中饭以后便无事，我们一大家子就围着地炉子烤火。一大家子的成员有我和我老太婆，我老姐全家，另还有我的一个侄子——一九八九年来这里“圈地”办农庄的过程中，我将他们从湘中雪峰山陆续迁移过来的。不过这天我老太婆不在场，我们大女儿的预产期快到了，大雪之前她就喜滋滋回省城当外婆去了；我要等雪小了以后到洞庭湖里去打雪鱼，湖里枯败了的芦苇丛中，雪后藏着大鲂鱼和斤把一条的大鲫鱼，我想好好过一回打鱼的瘾才走。这种天寒地冻的天气里，大家围坐在地炉子边上烤火、聊天、说笑话，其乐融融。

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了池子中的黄鳝。

大外甥刘继定说：“我总在担心，雪这么厚，黄鳝在底下会不会

冻死？”

“冻死一些就好了，化了雪我们捞出来吃，打个大牙祭！”侄子小卫大嚷着。

我说：“你的馋口水别流到眼镜上去了，冻不死。你们不晓得北方的小麦过冬，这样的厚雪就是给小麦盖棉絮。我们的鳊鱼盖着这样的厚棉絮，也暖和着呢。”

“鳊鱼在泥巴里有么子暖和啊？要讲暖和，还是人暖和，地炉子暖和。”伙头军（老姐的外号）也高兴地说。“我们家的地炉子没得讲的。这个地炉子你舅舅打得好。”

伙头军表扬我的这个话，倒也说得实在。这地炉子可是我的得意之作。如果说写了一个自己认为好的作品想公之于世的话，那么这地炉子我同样地想公之于世。此炉子就是在地上挖个炉膛，放得三个蜂窝煤，炉口与地面相平，炉底暗斜出一个通气道，通口孔盖控制火的大小。炉子上面放个饭桌架子，上面铺床棉絮，迫使上升的热气受阻，只得往四周平散，这样，人坐在周围，浑身受热；由于煤在地下燃烧，四周的地面自然也是热的，脚踩在上面自然也是热的。炉子上还可以烧水、煮饭。棉被上盖个桌面，可以写字、打牌、下棋，惬意着哩。嘿，我还能有这样的设计，并且由自己亲手制作，只怕真有点牛皮。

当下里我接过伙头军的话说：“哎呀，开玩笑，哪些人干的活？”

伙头军就说：“我们在老家山上养牛，到这里来做么子不养牛了？”

二外甥刘细哈问：“又没种水田，养牛做么子？”

“要是养了牛，也只有十几天要过年了，好熏腊牛肉，牛皮就好拿把你舅舅吹。”平素说话实打实的伙头军，这下还来点冷幽默。

大家都朝我大笑起来，笑得好快活。但也有一个人毫无反应，歪顶了棉帽，微勾了脑壳，在那里似睡非睡，这就是我的老姐夫，外号“老蚯蚓”。

大家笑过了，我说：“牛皮不是吹的，火车不是推的，这地炉子要是宣传出去在国际上得大奖，也是肯定的。”

眼镜说：“哈，牛皮吹到天上了！不过哩，要是拿根竹竿子来量，只怕比天还高出一竿子。湖区佬烤火就是个怪，兴火箱。哈，买个高炉子，罩个木架子，你的腿直邦邦地伸过来，我的腿直邦邦地伸过去；两个人烤火累点还好讲，三个、四个就腿上架腿了，哈！”

细哈说：“前天我到彭家屋里去，一进门闻到一股腊肉味，感到好奇怪。就问他们，你们湖区佬不是不兴腊肉吗？怎么今年也学我们山巴佬了？他们家的人都讲没熏腊肉。我讲那就奇怪了，难道我们家的腊肉味飘到你们家来了？这时候只听得彭爹、彭娣同时在喊：‘哎呀我的腿！’你猜怎么回事？原来两个老家伙把腿肚子烤出腊肉味来了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一家人又放声大笑起来。伙头军笑出眼泪，我外甥媳妇笑得把毛丝球滚到了地上。两岁的小外孙也被笑声惊醒了，睁大眼睛看着，不晓得大人们在笑什么。看着他那个傻样儿，大家笑得更欢了。

只有老蚯蚓没笑，他半睁了眼睛说：“地炉子有么子好？烤火，还是老家的白炭火。”

白炭者木炭也。因为木炭是黑的，反其色取了这个名称。

伙头军半认真地骂道：“死蚯蚓，白炭火有么子好？尽是烟，烟得你眼睛都睁不开；炸个火花，身上尽是洞洞眼。”

老蚯蚓也认真地说：“好点烟。”

真是老蚯蚓，一家人拿他哭笑不得，他却又合了眼，只把脸向着我问：“舅舅（沿用他子女对我的称呼），我就问你，你讲，民国三十二年，我爷老子挑担红薯回来，土匪为么子也抢？”

“亏你好意思！”伙头军又拦截了他的话说，“你们龙岩那个石窝窝，拉屎不生蛆，世上还有哪个地方比你们那里穷？”

我笑笑说：“是啦，连土匪都快饿死了，我看你们龙岩解放前确实是穷，解放以后我看也没看好多少。你要拿地炉子与白炭火比，五八年大跃进，你们把树都砍光了，只剩石头，没得白炭了，不好比了。”

伙头军又说：“不是只剩下石窝窝，舅舅如何把你们都迁到这

里来?”

我就有些感慨了。哎，迁到这里来都十一二年了，两个老家伙还动不动就是老家老家。人啊，真是故土难离，故土难忘。

好啦，经老蚯蚓几句问，话题岔开，欢快的气氛也大减了下来。

眼镜似乎想扭转局面，说：“嘿，我记起一个高考的好笑话……”

但是他的好笑话还没开头，老蚯蚓却突然提高了声音问我：“你在电影厂当文主任……”

“文学部主任！”几个年轻人几乎同声纠正他。

老蚯蚓却紧追着我问：“你个主任的官，比刘序程的官哪个大？”

年轻人一时都如坠五里雾中，几乎又是不约而同地反问他：“公子刘序程啰？”

我心里却有些纳闷，这老蚯蚓，今天是犯哪根神经？多年之前就总爱念叨那个人和那些事。后来我严肃地对他说，事都过去那么久了，你人也从山区移到湖区来了，以后你不要再念叨了，提起来叫人心里难受。他答应以后不再说，也确实有三四年没听他说了。今天又突然提起，令我吃惊。刘序程何人，我自然清楚不过，但是我不想搭理他。

我老姐也晓得刘序程这个人，而且提起来她心里也不舒服，骂道：“你今天发癫了你！人死八百年了还总讲！”

他却不管你骂不骂，依然对我紧追不舍，说：“奇怪，奇怪，那几个一枪一个，都倒了，就只刘序程，打了三枪，还坐起来笑，他瘦筋筋一个老头，何解还坐得起？何解还笑？”他眼睛全睁开了、瞪大了，歪在头上的帽子也一把抓了下来。

哎，我心里暗叹一口气。他说的这个刘序程，我们老家雪峰县龙岩乡一个人物也。此人解放初参加土改，平步青云：一九五七年当高级社社长；一九五八年龙岩人民公社成立，他当社长。老蚯蚓拿我的官与刘序程去比，就是文学部主任与公社社长哪个更大。可也不是笑话，在我们老家那个山沟里，很多人一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官，就是大队支书、队长一级，公社社长，就是很大一级的官了。刘序程此人一九五八年当龙岩公社社长的时候，为了以粮为纲，为了在山上种苞

谷、高粱，把龙岩公社的树林、竹林毁得太狠，加上主观主义、命令主义等错误，一九五九年反五风，将他双开，贬为普通农民。一九八七年他所在的刘家湾，两个女人为争可栽六茺黄瓜秧子的一溜田埂崩土，演化为触目惊心的人命大案，他是案件的推动者、策划者。并且，他将案件与当时群众反乡党委、乡政府主要领导人的贪污腐败结合起来，最终酿成为龙岩乡近万人游乡示威的反革命事件，惊动了当时的各级领导。案子在演化的过程中死了三个人：一个是外号叫“杨梅疮”，真名叫欧阳桃花的年轻女子，为了争那崩土，最后被游乡折磨而死；另一个是外号叫“四十八节”的老女人，真名叫卢金莲，正是她与欧阳桃花争那点崩土，最后被儿子和侄子用绳子勒死在异乡荒山；还有一个是欧阳桃花的丈夫教书先生黄书成。案子审清后被判死刑的是四个人：卢金莲的儿子、卢金莲亲侄子（也是欧阳桃花的情人），卢金莲的兄长，刘序程是首犯，自然在枪毙之列。

眼前这个老蚯蚓，大名叫“刘序玉”，他与案事本无多大关系，但是他认识刘序程，感激刘序程。一九五八年贯彻以粮为纲的指示。这对历代饿怕了的龙岩人来说，有一种发自本能的积极性。刘序程作为一社之长，对全社提出的要求既特殊又具体：“我站到龙头山顶上去看，哪里还有树有竹子，我就撤哪个大队支书、队长的职。”当时他所在的车水大队还有许多原始森林砍不动，刘序程就去现场督战。他就对刘序程说：“这样砍十年也砍不完，用火烧。”这正合刘序程的想法，于是当即肯定他的主意，指定他为生产队长。紧接着就把“用火烧”当作人民群众创举，并提炼为“火烧联营法”，在全公社快速推广。几个月以后就跨入一九五九年了，刘序程被批判。有人认为提出“用火烧”的刘序玉也应批判，幸亏当时公社党委书记（后来是县委书记）伍国安指出，他一个农民你批他做么子？一切都是刘序程的鬼。他刘序玉才没挨批判。但也因为刘序程的原因，加之自己没得领导能力，才当了几个月就下台当社员了，但他却总是感谢刘序程。过苦日子那年，他抱了自己家仅有的一只老母鸡，跑四十多里山路寻到刘序程所住的刘家湾。刘序程当即把鸡杀了共吃，还留他住了一天。一九八〇年，刘序程开始在全乡修刘氏族谱，又去了车水

村，刘序玉是第一个带头入族谱的。一九八七年发生那个案子，在全乡近万人押着被剥光了衣服的杨梅疮游乡的时候，他也积极参加了。这年国庆前夕刘序程等人被枪毙时，他步行五十多里赶到县城，亲眼看到了刘序程临刑的情景，还参与了刘序程的收尸。回家后我老姐骂他：“是你爹还是你娘！”他说：“不论犯么子，总是我们刘家的人，一笔写不出两个‘刘’字来。”

也难怪，他与刘序程渊源太深。其源既远，其流必长。你硬挡住不准流，它则潜入地下成暗河，不定在什么时候总要冒出来。

只是今天一大家子围着地炉子烤火说笑，他那条河在地的深处暗流了三四年之后，在这种场合之下突然冒出，极煞风景，原本的欢快气氛被他冲得荡然无存。

伙头军继续骂他：“好不看场合，大家讲笑话，你又翻出死人来做么子？我看你是老得也快死了！”

大家也都给了他很不好看的脸色。

他自己却没有难堪的样子，连连摇着脑壳发着感叹：“奇怪，奇怪……”

伙头军还想骂，我劝她说：“好了，你还把他当成大人？老小老小，越老越小。”

伙头军还是骂了一句：“死钝脸子！”钝脸子是我们老家的土话，意思跟不要脸、厚脸皮差不多。

他却还是接着说：“你骂也好，我就还是要问一句，舅舅，听讲你救了两个人，一个是柳正高（他记错了，叫‘柳絮高’），一个是刘继灿，他们没坐大牢，是真的吧？”

我说：“我又不是法官，我能救哪个？！”

“好嘞，莫东扯葫芦西扯筋了，打牌啊！”眼镜突然大叫起来。

年轻人虽然也都记起了当年的那些事情，但他们既不耐听这个话题，也不想寂寞，都大叫打牌。

细哈对眼镜说：“我跟‘文主任’打对，挤扁你个肥屁股。”

我说：“你们四个年轻的打，我有点事。”

这时候，听到围墙大门边传来当家狗老黑的几声叫，声调不急、

不高，是远处有人走动的感觉。

伙头军问：“大门开了没有？”

继定说：“这个天哪个来啰。”他已经去把扑克拿来放到了桌子上。

细哈说：“‘文主任’你真的不打？”

为了不破坏他们的兴致，我笑着说：“哪个输了钻凳脚的时候，我再来打屁股。”

我走出小楼门外，台阶上的雪早打扫干净了的，我向楼前的桃园走去。脑子里似在想些什么，却什么也没想，实如这桃园雪地，一片白净。

老黑是叫得紧了起来，大客厅里也同时爆发了打牌的哄闹声。老黑愈叫愈紧。

我心里琢磨，是有人来，好像不是邻居，而是远客、生客。但反过来一想，不可能的，这个大雪天，邻居都不串门，远客、生客更从何来？

我庄园的围墙大门，不是在小楼正面，而是西侧。随着老黑的紧叫声，我听见了西侧墙外的土公路上，有脚踩雪地的“嚓嚓”声。直觉告诉我，有人找我，而且是远客、生客，而且事情紧急。我放弃了去桃园踱步的想法，向围墙大门快步走去。

墙外的“嚓嚓”声急促、沉重，仿佛劫匪强盗。“嚓嚓”声在围墙大门前停住了，接着是重重的撞门声。

我问：“哪位？”

无回答，门被撞得更重。“喂，是强盗你也通报一声呀！”我提高了声音。

但门外仍只有重重的撞声回答，我火了，倒想看看这个家伙。

门口站着的，从头到脚一个雪人！“柳絮高！”我失声惊叫。

来者却没工夫搭理我，慌忙地返身朝门前的来路张望，仿佛有人追踪过来似的。许是茫茫雪野，空空无人，路上也只有他一个人的雪迹，这才放心走进。一进门他就快速地将双页大门关死，拴上横栓。觉得安全了以后，他才顾得上对我说话：“竹老师，竹老师，我终于找到您了……”两行泪水夺眶而出，继而“扑通”一声，双膝跪地，“您救

救我呀竹老师,三个便衣在追捕我……”

我不禁骇然。他陈旧棉军帽上顶着雪,两边的搭耳也是雪,大衣的双肩上,雪有寸把厚,脖子里、脸上及脸的四周都喷着热气,把蹿出帽檐的长发和嘴周乱糟糟的胡须都喷得湿漉漉的,俨如一条刚卸了犁的牛,一条刚卸了磨的驴。没提行李,只肩了个军用挎包,里面许是牙刷、毛巾之类的东西。总之,一切都是一个被追捕的亡命者。

莫非宇宙中真有某种能量在调控人间,使得那些神经异常的人有时显示预测功能?若不然,我家这老蚯蚓今天何以异乎寻常,顽固地要去说起十三年前的那个刘序程和那个令人痛心的案子?更尤其,他才说起与那欧阳桃花、那案子相关的重要角色柳絮高,何以突然就寻到了这里?

二 洞庭深处

我问这跪在地上的人：“你怎么回事呀!?”

他边哭边说：“前天在县里一上汽车，三个便衣就跟着屁股后面上来……我只知道你在洞庭湖西北面，芦苇渡过去，湖边上，不知道具体地点，不知道路线怎么走，换了许多车，一路问过来，过了芦苇渡口，幸亏一个带孩子的妇女掩护，我才摆脱三个便衣。不敢坐车，抄小路到了镇上，只有一个卖棉衣的店子开着，那老头说有你这么一个人……竹老师，我终于找到你了……”他瘦长而青紫的泪脸竟泛起一抹笑容，圆溜溜的蓝色狼眼也闪出喜悦之光，他在庆幸自己一路逃脱的成功。

好家伙，三个便衣，芦苇渡口。芦苇渡是沅水、澧水的汇合口，那里有两条大船往返运送来往车辆，离我这里仅四十里之遥。这家伙一定是又闯了什么祸，到这里寻保护来了。他成功了，我可就有事了，而且，很快。看来，我这种平和、幽雅、自得其乐的农家生活，连同我这静如止水、几近禅境的心态，即将支离破碎了。

他脸上那一抹微笑也瞬息而逝，继而又布满了惊慌与悲凉。他竟在地上一边作揖，一边磕头，不住哀求道：“竹老师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，只有你能救我……一定……一定……”

“起来，大男人，跪呀拜呀，成什么!?”

他全身突地一颤，作揖、磕头停止了，但身子没起来。

我放柔了语调说：“你长膝盖就是拿来跪人的？给我站起来，什么事起来说。我家里有很多人，他们出来看见了，你难堪不难堪？”说罢，伸手拉他。

他也趁机把我的手拉住，天啦，他一双手冷得像冰棍！然而，疲倦而灰暗的狼眼中却忽然有了光亮，他抓住我的话头说：“你答应救

我了？竹老师，你一定要帮我度过这一劫……”将我的手握个死紧死紧，仿佛水中快淹死了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。

他站起来了。我说：“跟我来，进屋去。”

他的脚步想移动，脖子却先扭回去看着已被自己反锁了的大门，生怕那三个便衣突然闯进来。

我说：“放心，不会有人到我这里来抓人。”

他跟着我向院前的小楼走去。客厅里传过来热闹异常的笑声、喊叫声，肯定是那玩扑克牌的哪个输了，被罚钻凳脚，越是钻得艰难，其他人就越是幸灾乐祸地高声喝彩。我领柳絮高刚转出小楼的拐角，就见一个人从大门里出来，是老蚯蚓。他许是听见了什么，或者感知了什么，便出来看看和迎接。那一脸的笑，也不知道他笑什么。

我对身后的人介绍说：“我姐夫，”又向老蚯蚓介绍说，“老家来的，柳絮高。”

“柳正高?!”老蚯蚓高叫着，脚也愣住不前了。“就是和刘序程一起的柳正高?!”真不会说话啊！他接着就还有更不会说的，“我晓得晓得，开始我只晓得你和杨梅疮的事，后来……嗨嗨，想不到你今天来了！”就赶过几步，跟人家握手，亲热得像五百年不见的老朋友。

我哭笑不得，站着看。柳絮高也亲热地握着他的手，说：“您老人家好！”

“好好好，好得很！”老蚯蚓更是来了兴致，大声地说，“在老家我要负责犁耙功夫，到这里来只挖蚯蚓，捡柴火，遛狗，不要做重活，身体比在老家好多了。哈，怪了，这两天炉膛里火‘嘭嘭’地笑，我就晓得有贵客来，没想到是你呀！哟，怪了，这大雪天，老家到这里天远地远，你怎么来的？”

“我前天……”柳絮高一副尴尬的样子。

我说：“都站在外面说什么话？还不赶快进屋去！”

“对对对，进屋进屋。”老蚯蚓主动去取来客肩上的挎包。我们老家的习惯，客人来了，主人为了表示客气、热情，迎进时要主动替客人提包，包里是带给主人的礼物。可这位来客唯一的包是个军用挎包，也不是提在手里的，是牢牢地斜套在肩上。

柳絮高不让，连连说：“不用不用，多谢多谢。”

老蚯蚓却还要坚持。我说：“算了，快进屋吧。”

这时候，围墙大门边的老黑又叫了两声，声调平缓，是告诉屋里的人，客人快进屋了。柳絮高一听到狗叫就立时显出惊恐，回身关注着围墙外面的动静。

我说：“放心，没有人来。”

他不回我的话，动作快速地领头上台阶，一种要快点躲进这小楼里面去的样子。客厅大门边有个放棉拖鞋的架子，他全然不去顾它，一双满是雪疙瘩的长筒胶鞋也根本没有想换下来的意思，推门就往里钻，似乎早一秒钻进这小楼，就等于早一秒进了碉堡，外面枪声再急也就不怎么怕了。

老蚯蚓也加快速度要跟着往里进，我拉了拉他的衣服，把他留在门外，小声但却严肃地说：“我可告诉你，人家是来做客的，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你莫要再问，莫要再讲，晓得了吗？”

他大惑不解地看着我，好一阵才不满地说：“晓得了，莫讲就莫讲。”说罢，也进去了。

我进到客堂里，里面正热火朝天。原来是眼镜输了在受惩罚，他短而粗的身子，要从凳子脚架下面钻出来十分艰难，挤半天才只把个头伸出来，涨得一脸通红。我两岁的外孙刘敏骑压着凳面，学着大人犁田催牛的声音吆喝着：“咦——快走！咦——快走！”继定、细哈、春香更是拍着手，边笑边喝：“咦——快走！咦——快走！”伙头军也在拍手起哄。他们快活至极，难怪对外面的事情毫无所知。

我说：“莫胡闹了，来客了。”

大家看见了来客，就赶紧收场，眼镜也趁机掀开凳子站了起来。

“莫停莫停！”柳絮高急忙叫喊，刚进围墙大门时脸上那种惊恐、哀怜，顿时风卷残云而去，显得十分开心、快乐。而且着急地从腰间军用挎包里掏出个照相机来就要抢拍镜头。

我说：“这有什么好拍的？”

“农家乐！农家乐！”他兴奋地冲我喊着，那双原本困倦的小狼眼也闪着兴奋的绿光。

我说：“那你就拍吧。”

但年轻人大约觉得这种镜头有伤雅观，都呆若木鸡地站着。

“继续钻呀！拍手呀！笑呀！”柳絮高冲年轻人喊着。

没人响应，眼镜还想开溜。不好拍了，柳絮高很是惋惜地摇摇头，把相机放了回去。

我说：“坐下，烤火。”又向年轻人介绍道，“我的朋友，柳絮高，从我们的老家来，他蛮会写文章哩，懂的东西很多。大家都莫走，陪他说说话，拉拉家常。”继而对老姐说，“伙头军呀，早点煮饭，我的这个客人可能一路上饿了。”

伙头军问：“煮么子菜？”

我说：“腊鱼吧，我们老家鱼很少。对了，应该还有点羊肉吧？炖萝卜，羊肉暖身子。”又对老蚯蚓说，“不是说地炉子不好点烟吗？莫在这里抽了，去烧柴火，柴灶膛最好点烟。帮伙头军早点把饭做出来。”

伙头军爽快地答应去了，老蚯蚓却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。我知道他的心思，但我确实怕他又问出那些极不得体的话来，便催道：“去吧。”他也就跟着伙头军去了。

年轻人按我的吩咐，都围在地炉子边坐下来了，但没有人说话，脸上也都没有笑容。继定、细哈翻着眼珠在回忆什么。他两兄弟早几年时不时听老蚯蚓说过那个案子，念叨过刘序程、杨梅疮、四十八节、柳絮高这些名字，但是这么些年来老蚯蚓被我封了口，不准说了，因此年轻人对那些人名已经淡忘。此刻一定在想着眼前的这个柳絮高与老蚯蚓说的那个“柳正高”的一些事情。继定为了打破沉默，试探着问：“柳大哥，你也是龙岩乡的吧？”

“对对对，龙岩乡，一直在乡农科站当农科员。呃，听口音，我们是一个乡的，对吗？”柳絮高快活地与他们聊起来了。

我说：“都是一个乡的，用家乡话聊天，最是一种享受。你们向这位柳大哥介绍介绍这湖区的风土人情吧。呃，细哈，你不是很能说笑话吗？再说说彭家屋里烤火烤出腊肉味来的故事，蛮好听。”我说着带头笑了。